

香港將進入新時代

本屆特區政府離任期屆滿只有四個月，下屆政府即將選出行政長官並建立其新的團隊，香港將進入新時代、新人事。

本屆政府以現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為首，眾人均謹守崗位，積極為市民服務。我們恭喜特首梁振英將更上一層樓，晉升為國家級領導，顯見他在任行政長官期間的工作成就得到國家的認可和表揚。

梁振英領導的新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履任短短一個月後公佈的財政預算案，獲得社會輿論和市民的讚許。新任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上任後獲得很高的民意，眾同僚高官所作的表現，令市民欽佩和敬重。

香港教育局局長吳克儉雖然曾表示任滿後將退休，爭取更多時間陪伴家人以享天倫之樂，我們亦很敬佩他，特別是在即將離任之時，香港幼兒教育將由他進入新里程。香港教育局最新《學前教育課程指引》隨着免費幼稚園教育政策推出，對上一次討論版已是零六年。這十一年來，整個社會人口結構加上時代轉變，幼教界變化很大。

當年政府推出學券計劃，為幼教界注入新動力，同時為承擔整個城市幼兒教育鋪路。最新課程指引當中以加入英語課程指引、支援非華語或新來港幼兒及幼小銜接最為突破。最新課程指引把英語課常規化，有糾偏正誤的作用。當中提出三大重點：一，英語為第二語言，因此學習應該引起興趣為主；二，語言學習應該

由聽說開始，增加幼兒語音意識 (sound awareness)；三，過早操練默寫只會拔苗助長。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以前更是英國殖民地，但英語卻不在正規課程大綱內，主要原因是當時學前教育不是義務教育，香港以母語教學為兒童發展基礎，加上師資未能支援全英語教學，英語不被列入課程內確是正常。但同時產生不少問題，隨着家長知識不斷提高，學生需要銜接小學課程，幼稚園或多或少教授英語。

加上近年愈來愈多標榜英語的直資、私立小學出現，它們要求學生能在全英語環境中學習，幼稚園家長希望孩子能一登龍門，因此不論貧富家長也希望孩子年紀小小說得一口流利英語，能寫能說複雜詞彙。

但不少家長跳不出傳統思維框架，誤會要學好英語，學生一定要死記硬背。家長給予學校壓力，政府沒有指引，最終受苦只會是孩子。如今政府以兒童發展及語言學習角度制定教學方法，相信家校和學生也深受受益。學習語言如嬰孩學走路一樣，不應過分吹毛求疵，給予孩子一個愉快學習環境，先接觸後優化才能培養出自信孩子。



■梁振英特首任期將屆滿。

教授的儀容

朋友到台灣探她留學的弟弟歸來，談起見過的教授，幽默說了一句：「看教授們的儀容，可真嚇人呀！」

什麼儀容呢，她津津有味形容物理學的教授一把亂髮，十足愛因斯坦 / 科技教授如何不修邊幅 / 國學教授跑在外邊，人家還以為他是幹粗活的老漢。不過最後補充了一句，女教授倒儀容整潔，可是其中也有裝扮過分像藝員。

朋友顯然少見多怪了。她大概看得太多舊日的影視劇集，劇中角色的形象：畫家一定頭戴冬菇帽 / 探長一定咬個半弓型煙斗，男教授必然一身光鮮，女教授總是端莊得像修女，都是今日已消失的上世紀舞台形象。

最近給我們上過課的哲學教授便貌不驚人，第一眼看上去同樣嚇人一跳，不是嗎，進入課室時像落荒逃來的旅者，滿臉鍾馗于思，左肩一個漲得滿滿的紅色大布袋，右肩一個漲得滿滿藍色購物袋，轉身時還看到他有個大背囊。

看他踉踉蹌蹌那個樣子，同學們差點忍不住笑。可是當他上課時解下紅袋藍袋，看到裡頭塞滿大大小小不同類型的中文圖書，才知道他帶來的原來是「流動書櫃」。等到他坐上講壇，一本正經開腔，不到三分鐘，魅力便散驚四座，同學們都為他鏗鏘的聲調和風趣的引喻着迷了，落荒的旅者登時像蚌開了殼露出閃亮的珍珠，大家始領會到學問的真正風采。

終於就了解到教授們之所以不修邊幅，不重儀容，甚至社交談話表現得那麼木訥，正可愛在每天全天候在思考本身的專長；對他們來說，幾乎連吃飯洗澡的時間都想省下來，研究學問，真是一寸光陰一寸金，半寸光陰都不想浪費，哪會肯白花時間用這個那個染髮水護髮膏整理頭髮；怎樣刮個紳士一樣漂亮鬍子，自然更不會講究什麼潮流美服。至於較有成就的男教授多過女教授，與兩性才智高下無關，女士們不忍忽視儀容少做工夫，平心說，也是女之常情。

跨世紀史詩

感謝新加坡前南洋大學香港校友會主席林順忠先生的邀請，我出席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歷史盛宴《世紀·香港》。

似曾相識的名字：劉以鬯、舒巷城、張愛玲、也斯、李碧華，還有黃霑、許冠傑、陳冠中、廖偉棠……耳熟能詳的作品：《鯉魚門的霧》、《這是我家》、《胭脂扣》、《樓梯街》、《半斤八兩》……藝術家們用文字為歷史留下註腳，自己也成為歷史進程的一部分。

結合了音樂、影像、文學、戲劇表演和歷史，由一首拙樸的客家山歌帶頭，配以已故本土作家舒巷城寫於一九五零年的代表作《鯉魚門的霧》中的文字及相關的霧氣影像，再輔以南音、合唱、童聲，拉開了一場史詩性音樂會的序幕，也捲起了一個多世紀前的香港帷幔。

要在不到兩個小時內講述一百多年的香江故事，當然很不容易，但由陳慶恩（音樂總監兼作曲）、黎海寧（導演）及廖國敏（樂隊指揮）等組成的創作團隊基本上抓到歷史演變的脈搏——從清朝思想家魏源一八四八年寫下長篇敘事詩《香港島觀海市歌》開始，跨越兩個世紀，藝術性地重現香港一段段風起雲湧的崢嶸歲月與時代情緒。

除了遙遠的戰前日子外，近代的進程由不同時期的代表作家筆下的電車片段配以旋律串聯起來，包括《張愛玲的電車》、《李碧華的電車》、《也斯的電車》、《劉以鬯的電車》。

電車，這種至今仍運行的古老交通工具不但牽連着港島東西兩端的民情，也成為緩慢流動的小島風景見證物。

創作團隊顯然想為這座城市譜寫一部內涵豐厚的跨世紀史詩，抒情地呈現了不同時代的城市風貌和民間情緒，包括由童聲演唱的《穿樓梯街》，更諧趣跳脫又具生活氣息，但由於表演形式和人數眾多，獨唱、合唱、朗誦、戲劇表演，乃至影像等，令人有點目不暇給。

以致音樂會的主角——樂團的樂曲演奏倒有點淪為配襯，只起營造氣氛的作用，加上穿插了具香港文化神韻的客家山歌、南音和粵語流行曲等，把觀眾、聽眾帶回懷舊隧道中，匆忙地重溫這個東方之珠的演變，感懷逝去的時光。

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顯然是這場演出中音符以外的重要媒介，部分文字更刊在刊中，觀者可以在演出前後查閱。但如果在演出中作為字幕而在舞台上打出來，相信更容易引起人們的即時共鳴。

我小的時候有幾年住在粵北的甘蔗產區英德，吃了不少的甘蔗，也順帶在蔗農處學會了選甘蔗的小竅門，就是看甘蔗身上是否有蟲眼，是否有霜凍過的裂紋，如果兩者皆有，就證明這根甘蔗十有八九是甘甜的，因為它糖分高，所以才會有蟲子去吃，才會被寒霜凍進裂紋。

果不其然，買回去的甘蔗被歐巴高度讚賞，牙口不好的他一口氣嚼了半根，許久不曾正眼瞧我的眸中也多了幾縷甜蜜的柔情。

我喜歡旅遊，多是去一些尚未被過度開發，遊客甚少的地方。倘若到了一座新的城市，我亦不喜歡到人的景點，還如同在自己生活的城市一般，放下行李安頓好，便安步當車到當地的菜市場、小巷子去閒逛一番，不為美不為景，只為覓得美食。在一個吃貨的眼裡，旅途中最好的風景莫過於所到之處的特色小吃，最好的小吃往往是藏身於深巷不為多數人所知，而在菜市場裡，你能看到每個地方獨有的食材。和許多地道道的南方人一樣，如果每天不上一餐大米飯，我就會感覺這天根本沒有吃飯，我唯一喜歡的麵食就是餛飩，從前還喜歡肉食的時候吃過各式各樣的肉餛飩，近幾年改吃素後又吃過各式各樣的素餛飩，所吃過的令我滿意的餛飩為數不多。

獨家風采

感謝新加坡前南洋大學香港校友會主席林順忠先生的邀請，我出席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歷史盛宴《世紀·香港》。

似曾相識的名字：劉以鬯、舒巷城、張愛玲、也斯、李碧華，還有黃霑、許冠傑、陳冠中、廖偉棠……耳熟能詳的作品：《鯉魚門的霧》、《這是我家》、《胭脂扣》、《樓梯街》、《半斤八兩》……藝術家們用文字為歷史留下註腳，自己也成為歷史進程的一部分。

結合了音樂、影像、文學、戲劇表演和歷史，由一首拙樸的客家山歌帶頭，配以已故本土作家舒巷城寫於一九五零年的代表作《鯉魚門的霧》中的文字及相關的霧氣影像，再輔以南音、合唱、童聲，拉開了一場史詩性音樂會的序幕，也捲起了一個多世紀前的香港帷幔。

要在不到兩個小時內講述一百多年的香江故事，當然很不容易，但由陳慶恩（音樂總監兼作曲）、黎海寧（導演）及廖國敏（樂隊指揮）等組成的創作團隊基本上抓到歷史演變的脈搏——從清朝思想家魏源一八四八年寫下長篇敘事詩《香港島觀海市歌》開始，跨越兩個世紀，藝術性地重現香港一段段風起雲湧的崢嶸歲月與時代情緒。

我小的時候有幾年住在粵北的甘蔗產區英德，吃了不少的甘蔗，也順帶在蔗農處學會了選甘蔗的小竅門，就是看甘蔗身上是否有蟲眼，是否有霜凍過的裂紋，如果兩者皆有，就證明這根甘蔗十有八九是甘甜的，因為它糖分高，所以才會有蟲子去吃，才會被寒霜凍進裂紋。

果不其然，買回去的甘蔗被歐巴高度讚賞，牙口不好的他一口氣嚼了半根，許久不曾正眼瞧我的眸中也多了幾縷甜蜜的柔情。

我喜歡旅遊，多是去一些尚未被過度開發，遊客甚少的地方。倘若到了一座新的城市，我亦不喜歡到人的景點，還如同在自己生活的城市一般，放下行李安頓好，便安步當車到當地的菜市場、小巷子去閒逛一番，不為美不為景，只為覓得美食。在一個吃貨的眼裡，旅途中最好的風景莫過於所到之處的特色小吃，最好的小吃往往是藏身於深巷不為多數人所知，而在菜市場裡，你能看到每個地方獨有的食材。和許多地道道的南方人一樣，如果每天不上一餐大米飯，我就會感覺這天根本沒有吃飯，我唯一喜歡的麵食就

獨家風采

感謝新加坡前南洋大學香港校友會主席林順忠先生的邀請，我出席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歷史盛宴《世紀·香港》。

似曾相識的名字：劉以鬯、舒巷城、張愛玲、也斯、李碧華，還有黃霑、許冠傑、陳冠中、廖偉棠……耳熟能詳的作品：《鯉魚門的霧》、《這是我家》、《胭脂扣》、《樓梯街》、《半斤八兩》……藝術家們用文字為歷史留下註腳，自己也成為歷史進程的一部分。

結合了音樂、影像、文學、戲劇表演和歷史，由一首拙樸的客家山歌帶頭，配以已故本土作家舒巷城寫於一九五零年的代表作《鯉魚門的霧》中的文字及相關的霧氣影像，再輔以南音、合唱、童聲，拉開了一場史詩性音樂會的序幕，也捲起了一個多世紀前的香港帷幔。

要在不到兩個小時內講述一百多年的香江故事，當然很不容易，但由陳慶恩（音樂總監兼作曲）、黎海寧（導演）及廖國敏（樂隊指揮）等組成的創作團隊基本上抓到歷史演變的脈搏——從清朝思想家魏源一八四八年寫下長篇敘事詩《香港島觀海市歌》開始，跨越兩個世紀，藝術性地重現香港一段段風起雲湧的崢嶸歲月與時代情緒。

我小的時候有幾年住在粵北的甘蔗產區英德，吃了不少的甘蔗，也順帶在蔗農處學會了選甘蔗的小竅門，就是看甘蔗身上是否有蟲眼，是否有霜凍過的裂紋，如果兩者皆有，就證明這根甘蔗十有八九是甘甜的，因為它糖分高，所以才會有蟲子去吃，才會被寒霜凍進裂紋。

果不其然，買回去的甘蔗被歐巴高度讚賞，牙口不好的他一口氣嚼了半根，許久不曾正眼瞧我的眸中也多了幾縷甜蜜的柔情。

我喜歡旅遊，多是去一些尚未被過度開發，遊客甚少的地方。倘若到了一座新的城市，我亦不喜歡到人的景點，還如同在自己生活的城市一般，放下行李安頓好，便安步當車到當地的菜市場、小巷子去閒逛一番，不為美不為景，只為覓得美食。在一個吃貨的眼裡，旅途中最好的風景莫過於所到之處的特色小吃，最好的小吃往往是藏身於深巷不為多數人所知，而在菜市場裡，你能看到每個地方獨有的食材。和許多地道道的南方人一樣，如果每天不上一餐大米飯，我就會感覺這天根本沒有吃飯，我唯一喜歡的麵食就

獨家風采

感謝新加坡前南洋大學香港校友會主席林順忠先生的邀請，我出席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歷史盛宴《世紀·香港》。

似曾相識的名字：劉以鬯、舒巷城、張愛玲、也斯、李碧華，還有黃霑、許冠傑、陳冠中、廖偉棠……耳熟能詳的作品：《鯉魚門的霧》、《這是我家》、《胭脂扣》、《樓梯街》、《半斤八兩》……藝術家們用文字為歷史留下註腳，自己也成為歷史進程的一部分。

結合了音樂、影像、文學、戲劇表演和歷史，由一首拙樸的客家山歌帶頭，配以已故本土作家舒巷城寫於一九五零年的代表作《鯉魚門的霧》中的文字及相關的霧氣影像，再輔以南音、合唱、童聲，拉開了一場史詩性音樂會的序幕，也捲起了一個多世紀前的香港帷幔。

要在不到兩個小時內講述一百多年的香江故事，當然很不容易，但由陳慶恩（音樂總監兼作曲）、黎海寧（導演）及廖國敏（樂隊指揮）等組成的創作團隊基本上抓到歷史演變的脈搏——從清朝思想家魏源一八四八年寫下長篇敘事詩《香港島觀海市歌》開始，跨越兩個世紀，藝術性地重現香港一段段風起雲湧的崢嶸歲月與時代情緒。

我小的時候有幾年住在粵北的甘蔗產區英德，吃了不少的甘蔗，也順帶在蔗農處學會了選甘蔗的小竅門，就是看甘蔗身上是否有蟲眼，是否有霜凍過的裂紋，如果兩者皆有，就證明這根甘蔗十有八九是甘甜的，因為它糖分高，所以才會有蟲子去吃，才會被寒霜凍進裂紋。

果不其然，買回去的甘蔗被歐巴高度讚賞，牙口不好的他一口氣嚼了半根，許久不曾正眼瞧我的眸中也多了幾縷甜蜜的柔情。

我喜歡旅遊，多是去一些尚未被過度開發，遊客甚少的地方。倘若到了一座新的城市，我亦不喜歡到人的景點，還如同在自己生活的城市一般，放下行李安頓好，便安步當車到當地的菜市場、小巷子去閒逛一番，不為美不為景，只為覓得美食。在一個吃貨的眼裡，旅途中最好的風景莫過於所到之處的特色小吃，最好的小吃往往是藏身於深巷不為多數人所知，而在菜市場裡，你能看到每個地方獨有的食材。和許多地道道的南方人一樣，如果每天不上一餐大米飯，我就會感覺這天根本沒有吃飯，我唯一喜歡的麵食就

獨家風采

感謝新加坡前南洋大學香港校友會主席林順忠先生的邀請，我出席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歷史盛宴《世紀·香港》。

似曾相識的名字：劉以鬯、舒巷城、張愛玲、也斯、李碧華，還有黃霑、許冠傑、陳冠中、廖偉棠……耳熟能詳的作品：《鯉魚門的霧》、《這是我家》、《胭脂扣》、《樓梯街》、《半斤八兩》……藝術家們用文字為歷史留下註腳，自己也成為歷史進程的一部分。

結合了音樂、影像、文學、戲劇表演和歷史，由一首拙樸的客家山歌帶頭，配以已故本土作家舒巷城寫於一九五零年的代表作《鯉魚門的霧》中的文字及相關的霧氣影像，再輔以南音、合唱、童聲，拉開了一場史詩性音樂會的序幕，也捲起了一個多世紀前的香港帷幔。

要在不到兩個小時內講述一百多年的香江故事，當然很不容易，但由陳慶恩（音樂總監兼作曲）、黎海寧（導演）及廖國敏（樂隊指揮）等組成的創作團隊基本上抓到歷史演變的脈搏——從清朝思想家魏源一八四八年寫下長篇敘事詩《香港島觀海市歌》開始，跨越兩個世紀，藝術性地重現香港一段段風起雲湧的崢嶸歲月與時代情緒。

我小的時候有幾年住在粵北的甘蔗產區英德，吃了不少的甘蔗，也順帶在蔗農處學會了選甘蔗的小竅門，就是看甘蔗身上是否有蟲眼，是否有霜凍過的裂紋，如果兩者皆有，就證明這根甘蔗十有八九是甘甜的，因為它糖分高，所以才會有蟲子去吃，才會被寒霜凍進裂紋。

果不其然，買回去的甘蔗被歐巴高度讚賞，牙口不好的他一口氣嚼了半根，許久不曾正眼瞧我的眸中也多了幾縷甜蜜的柔情。

我喜歡旅遊，多是去一些尚未被過度開發，遊客甚少的地方。倘若到了一座新的城市，我亦不喜歡到人的景點，還如同在自己生活的城市一般，放下行李安頓好，便安步當車到當地的菜市場、小巷子去閒逛一番，不為美不為景，只為覓得美食。在一個吃貨的眼裡，旅途中最好的風景莫過於所到之處的特色小吃，最好的小吃往往是藏身於深巷不為多數人所知，而在菜市場裡，你能看到每個地方獨有的食材。和許多地道道的南方人一樣，如果每天不上一餐大米飯，我就會感覺這天根本沒有吃飯，我唯一喜歡的麵食就

獨家風采

感謝新加坡前南洋大學香港校友會主席林順忠先生的邀請，我出席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歷史盛宴《世紀·香港》。

似曾相識的名字：劉以鬯、舒巷城、張愛玲、也斯、李碧華，還有黃霑、許冠傑、陳冠中、廖偉棠……耳熟能詳的作品：《鯉魚門的霧》、《這是我家》、《胭脂扣》、《樓梯街》、《半斤八兩》……藝術家們用文字為歷史留下註腳，自己也成為歷史進程的一部分。

結合了音樂、影像、文學、戲劇表演和歷史，由一首拙樸的客家山歌帶頭，配以已故本土作家舒巷城寫於一九五零年的代表作《鯉魚門的霧》中的文字及相關的霧氣影像，再輔以南音、合唱、童聲，拉開了一場史詩性音樂會的序幕，也捲起了一個多世紀前的香港帷幔。

要在不到兩個小時內講述一百多年的香江故事，當然很不容易，但由陳慶恩（音樂總監兼作曲）、黎海寧（導演）及廖國敏（樂隊指揮）等組成的創作團隊基本上抓到歷史演變的脈搏——從清朝思想家魏源一八四八年寫下長篇敘事詩《香港島觀海市歌》開始，跨越兩個世紀，藝術性地重現香港一段段風起雲湧的崢嶸歲月與時代情緒。

我小的時候有幾年住在粵北的甘蔗產區英德，吃了不少的甘蔗，也順帶在蔗農處學會了選甘蔗的小竅門，就是看甘蔗身上是否有蟲眼，是否有霜凍過的裂紋，如果兩者皆有，就證明這根甘蔗十有八九是甘甜的，因為它糖分高，所以才會有蟲子去吃，才會被寒霜凍進裂紋。

果不其然，買回去的甘蔗被歐巴高度讚賞，牙口不好的他一口氣嚼了半根，許久不曾正眼瞧我的眸中也多了幾縷甜蜜的柔情。

我喜歡旅遊，多是去一些尚未被過度開發，遊客甚少的地方。倘若到了一座新的城市，我亦不喜歡到人的景點，還如同在自己生活的城市一般，放下行李安頓好，便安步當車到當地的菜市場、小巷子去閒逛一番，不為美不為景，只為覓得美食。在一個吃貨的眼裡，旅途中最好的風景莫過於所到之處的特色小吃，最好的小吃往往是藏身於深巷不為多數人所知，而在菜市場裡，你能看到每個地方獨有的食材。和許多地道道的南方人一樣，如果每天不上一餐大米飯，我就會感覺這天根本沒有吃飯，我唯一喜歡的麵食就

獨家風采

感謝新加坡前南洋大學香港校友會主席林順忠先生的邀請，我出席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歷史盛宴《世紀·香港》。

似曾相識的名字：劉以鬯、舒巷城、張愛玲、也斯、李碧華，還有黃霑、許冠傑、陳冠中、廖偉棠……耳熟能詳的作品：《鯉魚門的霧》、《這是我家》、《胭脂扣》、《樓梯街》、《半斤八兩》……藝術家們用文字為歷史留下註腳，自己也成為歷史進程的一部分。

結合了音樂、影像、文學、戲劇表演和歷史，由一首拙樸的客家山歌帶頭，配以已故本土作家舒巷城寫於一九五零年的代表作《鯉魚門的霧》中的文字及相關的霧氣影像，再輔以南音、合唱、童聲，拉開了一場史詩性音樂會的序幕，也捲起了一個多世紀前的香港帷幔。

要在不到兩個小時內講述一百多年的香江故事，當然很不容易，但由陳慶恩（音樂總監兼作曲）、黎海寧（導演）及廖國敏（樂隊指揮）等組成的創作團隊基本上抓到歷史演變的脈搏——從清朝思想家魏源一八四八年寫下長篇敘事詩《香港島觀海市歌》開始，跨越兩個世紀，藝術性地重現香港一段段風起雲湧的崢嶸歲月與時代情緒。

我小的時候有幾年住在粵北的甘蔗產區英德，吃了不少的甘蔗，也順帶在蔗農處學會了選甘蔗的小竅門，就是看甘蔗身上是否有蟲眼，是否有霜凍過的裂紋，如果兩者皆有，就證明這根甘蔗十有八九是甘甜的，因為它糖分高，所以才會有蟲子去吃，才會被寒霜凍進裂紋。

果不其然，買回去的甘蔗被歐巴高度讚賞，牙口不好的他一口氣嚼了半根，許久不曾正眼瞧我的眸中也多了幾縷甜蜜的柔情。

我喜歡旅遊，多是去一些尚未被過度開發，遊客甚少的地方。倘若到了一座新的城市，我亦不喜歡到人的景點，還如同在自己生活的城市一般，放下行李安頓好，便安步當車到當地的菜市場、小巷子去閒逛一番，不為美不為景，只為覓得美食。在一個吃貨的眼裡，旅途中最好的風景莫過於所到之處的特色小吃，最好的小吃往往是藏身於深巷不為多數人所知，而在菜市場裡，你能看到每個地方獨有的食材。和許多地道道的南方人一樣，如果每天不上一餐大米飯，我就會感覺這天根本沒有吃飯，我唯一喜歡的麵食就

獨家風采

感謝新加坡前南洋大學香港校友會主席林順忠先生的邀請，我出席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歷史盛宴《世紀·香港》。

似曾相識的名字：劉以鬯、舒巷城、張愛玲、也斯、李碧華，還有黃霑、許冠傑、陳冠中、廖偉棠……耳熟能詳的作品：《鯉魚門的霧》、《這是我家》、《胭脂扣》、《樓梯街》、《半斤八兩》……藝術家們用文字為歷史留下註腳，自己也成為歷史進程的一部分。

結合了音樂、影像、文學、戲劇表演和歷史，由一首拙樸的客家山歌帶頭，配以已故本土作家舒巷城寫於一九五零年的代表作《鯉魚門的霧》中的文字及相關的霧氣影像，再輔以南音、合唱、童聲，拉開了一場史詩性音樂會的序幕，也捲起了一個多世紀前的香港帷幔。

要在不到兩個小時內講述一百多年的香江故事，當然很不容易，但由陳慶恩（音樂總監兼作曲）、黎海寧（導演）及廖國敏（樂隊指揮）等組成的創作團隊基本上抓到歷史演變的脈搏——從清朝思想家魏源一八四八年寫下長篇敘事詩《香港島觀海市歌》開始，跨越兩個世紀，藝術性地重現香港一段段風起雲湧的崢嶸歲月與時代情緒。

我小的時候有幾年住在粵北的甘蔗產區英德，吃了不少的甘蔗，也順帶在蔗農處學會了選甘蔗的小竅門，就是看甘蔗身上是否有蟲眼，是否有霜凍過的裂紋，如果兩者皆有，就證明這根甘蔗十有八九是甘甜的，因為它糖分高，所以才會有蟲子去吃，才會被寒霜凍進裂紋。

果不其然，買回去的甘蔗被歐巴高度讚賞，牙口不好的他一口氣嚼了半根，許久不曾正眼瞧我的眸中也多了幾縷甜蜜的柔情。

我喜歡旅遊，多是去一些尚未被過度開發，遊客甚少的地方。倘若到了一座新的城市，我亦不喜歡到人的景點，還如同在自己生活的城市一般，放下行李安頓好，便安步當車到當地的菜市場、小巷子去閒逛一番，不為美不為景，只為覓得美食。在一個吃貨的眼裡，旅途中最好的風景莫過於所到之處的特色小吃，最好的小吃往往是藏身於深巷不為多數人所知，而在菜市場裡，你能看到每個地方獨有的食材。和許多地道道的南方人一樣，如果每天不上一餐大米飯，我就會感覺這天根本沒有吃飯，我唯一喜歡的麵食就

獨家風采

感謝新加坡前南洋大學香港校友會主席林順忠先生的邀請，我出席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歷史盛宴《世紀·香港》。

似曾相識的名字：劉以鬯、舒巷城、張愛玲、也斯、李碧華，還有黃霑、許冠傑、陳冠中、廖偉棠……耳熟能詳的作品：《鯉魚門的霧》、《這是我家》、《胭脂扣》、《樓梯街》、《半斤八兩》……藝術家們用文字為歷史留下註腳，自己也成為歷史進程的一部分。

結合了音樂、影像、文學、戲劇表演和歷史，由一首拙樸的客家山歌帶頭，配以已故本土作家舒巷城寫於一九五零年的代表作《鯉魚門的霧》中的文字及相關的霧氣影像，再輔以南音、合唱、童聲，拉開了一場史詩性音樂會的序幕，也捲起了一個多世紀前的香港帷幔。

要在不到兩個小時內講述一百多年的香江故事，當然很不容易，但由陳慶恩（音樂總監兼作曲）、黎海寧（導演）及廖國敏（樂隊指揮）等組成的創作團隊基本上抓到歷史演變的脈搏——從清朝思想家魏源一八四八年寫下長篇敘事詩《香港島觀海市歌》開始，跨越兩個世紀，藝術性地重現香港一段段風起雲湧的崢嶸歲月與時代情緒。

我小的時候有幾年住在粵北的甘蔗產區英德，吃了不少的甘蔗，也順帶在蔗農處學會了選甘蔗的小竅門，就是看甘蔗身上是否有蟲眼，是否有霜凍過的裂紋，如果兩者皆有，就證明這根甘蔗十有八九是甘甜的，因為它糖分高，所以才會有蟲子去吃，才會被寒霜凍進裂紋。

果不其然，買回去的甘蔗被歐巴高度讚賞，牙口不好的他一口氣嚼了半根，許久不曾正眼瞧我的眸中也多了幾縷甜蜜的柔情。

我喜歡旅遊，多是去一些尚未被過度開發，遊客甚少的地方。倘若到了一座新的城市，我亦不喜歡到人的景點，還如同在自己生活的城市一般，放下行李安頓好，便安步當車到當地的菜市場、小巷子去閒逛一番，不為美不為景，只為覓得美食。在一個吃貨的眼裡，旅途中最好的風景莫過於所到之處的特色小吃，最好的小吃往往是藏身於深巷不為多數人所知，而在菜市場裡，你能看到每個地方獨有的食材。和許多地道道的南方人一樣，如果每天不上一餐大米飯，我就會感覺這天根本沒有吃飯，我唯一喜歡的麵食就

獨家風采

感謝新加坡前南洋大學香港校友會主席林順忠先生的邀請，我出席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歷史盛宴《世紀·香港》。

似曾相識的名字：劉以鬯、舒巷城、張愛玲、也斯、李碧華，還有黃霑、許冠傑、陳冠中、廖偉棠……耳熟能詳的作品：《鯉魚門的霧》、《這是我家》、《胭脂扣》、《樓梯街》、《半斤八兩》……藝術家們用文字為歷史留下註腳，自己也成為歷史進程的一部分。

結合了音樂、影像、文學、戲劇表演和歷史，由一首拙樸的客家山歌帶頭，配以已故本土作家舒巷城寫於一九五零年的代表作《鯉魚門的霧》中的文字及相關的霧氣影像，再輔以南音、合唱、童聲，拉開了一場史詩性音樂會的序幕，也捲起了一個多世紀前的香港帷幔。

要在不到兩個小時內講述一百多年的香江故事，當然很不容易，但由陳慶恩（音樂總監兼作曲）、黎海寧（導演）及廖國敏（樂隊指揮）等組成的創作團隊基本上抓到歷史演變的脈搏——從清朝思想家魏源一八四八年寫下長篇敘事詩《香港島觀海市歌》開始，跨越兩個世紀，藝術性地重現香港一段段風起雲湧的崢嶸歲月與時代情緒。

我小的時候有幾年住在粵北的甘蔗產區英德，吃了不少的甘蔗，也順帶在蔗農處學會了選甘蔗的小竅門，就是看甘蔗身上是否有蟲眼，是否有霜凍過的裂紋，如果兩者皆有，就證明這根甘蔗十有八九是甘甜的，因為它糖分高，所以才會有蟲子去吃，才會被寒霜凍進裂紋。

果不其然，買回去的甘蔗被歐巴高度讚賞，牙口不好的他一口氣嚼了半根，許久不曾正眼瞧我的眸中也多了幾縷甜蜜的柔情。

我喜歡旅遊，多是去一些尚未被過度開發，遊客甚少的地方。倘若到了一座新的城市，我亦不喜歡到人的景點，還如同在自己生活的城市一般，放下行李安頓好，便安步當車到當地的菜市場、小巷子去閒逛一番，不為美不為景，只為覓得美食。在一個吃貨的眼裡，旅途中最好的風景莫過於所到之處的特色小吃，最好的小吃往往是藏身於深巷不為多數人所知，而在菜市場裡，你能看到每個地方獨有的食材。和許多地道道的南方人一樣，如果每天不上一餐大米飯，我就會感覺這天根本沒有吃飯，我唯一喜歡的麵食就

獨家風采

感謝新加坡前南洋大學香港校友會主席林順忠先生的邀請，我出席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歷史盛宴《世紀·香港》。

似曾相識的名字：劉以鬯、舒巷城、張愛玲、也斯、李碧華，還有黃霑、許冠傑、陳冠中、廖偉棠……耳熟能詳的作品：《鯉魚門的霧》、《這是我家》、《胭脂扣》、《樓梯街》、《半斤八兩》……藝術家們用文字為歷史留下註腳，自己也成為歷史進程的一部分。

結合了音樂、影像、文學、戲劇表演和歷史，由一首拙樸的客家山歌帶頭，配以已故本土作家舒巷城寫於一九五零年的代表作《鯉魚門的霧》中的文字及相關的霧氣影像，再輔以南音、合唱、童聲，拉開了一場史詩性音樂會的序幕，也捲起了一個多世紀前的香港帷幔。

要在不到兩個小時內講述一百多年的香江故事，當然很不容易，但由陳慶恩（音樂總監兼作曲）、黎海寧（導演）及廖國敏（樂隊指揮）等組成的創作團隊基本上抓到歷史演變的脈搏——從清朝思想家魏源一八四八年寫下長篇敘事詩《香港島觀海市歌》開始，跨越兩個世紀，藝術性地重現香港一段段風起雲湧的崢嶸歲月與時代情緒。

我小的時候有幾年住在粵北的甘蔗產區英德，吃了不少的甘蔗，也順帶在蔗農處學會了選甘蔗的小竅門，就是看甘蔗身上是否有蟲眼，是否有霜凍過的裂紋，如果兩者皆有，就證明這根甘蔗十有八九是甘甜的，因為它糖分高，所以才會有蟲子去吃，才會被寒霜凍進裂紋。

果不其然，買回去的甘蔗被歐巴高度讚賞，牙口不好的他一口氣嚼了半根，許久不曾正眼瞧我的眸中也多了幾縷甜蜜的柔情。

我喜歡旅遊，多是去一些尚未被過度開發，遊客甚少的地方。倘若到了一座新的城市，我亦不喜歡到人的景點，還如同在自己生活的城市一般，放下行李安頓好，便安步當車到當地的菜市場、小巷子去閒逛一番，不為美不為景，只為覓得美食。在一個吃貨的眼裡，旅途中最好的風景莫過於所到之處的特色小吃，最好的小吃往往是藏身於深巷不為多數人所知，而在菜市場裡，你能看到每個地方獨有的食材。和許多地道道的南方人一樣，如果每天不上一餐大米飯，我就會感覺這天根本沒有吃飯，我唯一喜歡的麵食就

獨家風采

感謝新加坡前南洋大學香港校友會主席林順忠先生的邀請，我出席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歷史盛宴《世紀·香港》。

似曾相識的名字：劉以鬯、舒巷城、張愛玲、也斯、李碧華，還有黃霑、許冠傑、陳冠中、廖偉棠……耳熟能詳的作品：《鯉魚門的霧》、《這是我家》、《胭脂扣》、《樓梯街》、《半斤八兩》……藝術家們用文字為歷史留下註腳，自己也成為歷史進程的一部分。

結合了音樂、影像、文學、戲劇表演和歷史，由一首拙樸的客家山歌帶頭，配以已故本土作家舒巷城寫於一九五零年的代表作《鯉魚門的霧》中的文字及相關的霧氣影像，再輔以南音、合唱、童聲，拉開了一場史詩性音樂會的序幕，也捲起了一個多世紀前的香港帷幔。

要在不到兩個小時內講述一百多年的香江故事，當然很不容易，但由陳慶恩（音樂總監兼作曲）、黎海寧（導演）及廖國敏（樂隊指揮）等組成的創作團隊基本上抓到歷史演變的脈搏——從清朝思想家魏源一八四八年寫下長篇敘事詩《香港島觀海市歌》開始，跨越兩個世紀，藝術性地重現香港一段段風起雲湧的崢嶸歲月與時代情緒。

我小的時候有幾年住在粵北的甘蔗產區英德，吃了不少的甘蔗，也順帶在蔗農處學會了選甘蔗的小竅門，就是看甘蔗身上是否有蟲眼，是否有霜凍過的裂紋，如果兩者皆有，就證明這根甘蔗十有八九是甘甜的，因為它糖分高，所以才會有蟲子去吃，才會被寒霜凍進裂紋。

果不其然，買回去的甘蔗被歐巴高度讚賞，牙口不好的他一口氣嚼了半根，許久不曾正眼瞧我的眸中也多了幾縷甜蜜的柔情。

我喜歡旅遊，多是去一些尚未被過度開發，遊客甚少的地方。倘若到了一座新的城市，我亦不喜歡到人的景點，還如同在自己生活的城市一般，放下行李安頓好，便安步當車到當地的菜市場、小巷子去閒逛一番，不為美不為景，只為覓得美食。在一個吃貨的眼裡，旅途中最好的風景莫過於所到之處的特色小吃，最好的小吃往往是藏身於深巷不為多數人所知，而在菜市場裡，你能看到每個地方獨有的食材。和許多地道道的南方人一樣，如果每天不上一餐大米飯，我就會感覺這天根本沒有吃飯，我唯一喜歡的麵食就

獨家風采

感謝新加坡前南洋大學香港校友會主席林順忠先生的邀請，我出席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歷史盛宴《世紀·香港》。

似曾相識的名字：劉以鬯、舒巷城、張愛